



相比于张芳夫妇的经历,益阳市成才幼儿园园长李东则在立即整改后一直“顽强抵抗”着这笔罚款。在他看来,绝大部分幼儿园反对的并非查处“黑心棉”,而是不明就里的罚款和黑幕重重下的“以缴代罚”及与此同步的政府职能部门推销被服行为。

当人们的疑窦在这场以“阳光”为名义的执法行动中渐渐滋生时,本报记者进行了全程暗访,在一切被抽丝剥茧后,事情的真相也逐渐水落石出。

■文/图记者 邹丽娜

可以缴代罚、可讨价还价,执法中还疑有变相推销行为

饭局上,3.3万罚款瘦身成5000元

“可以罚你一万,也可以罚你三万”

7月份的一天,纤检所在对成才幼儿园进行检查后,出具了一份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告知书》,该处罚告知书明确告知:你园的经营性使用行为已违反了《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,要处罚款33000元整。

在受检之后,成才幼儿园原有棉被即被封存,该园同时在3天之内即按纤检所推荐,在金丝被服厂订购了新的棉被。但令李东无法接受的是33000元的高额罚款。他在咨询律师后获悉,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,处罚适用对象应为“服务业的经营者将禁止销售的产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。”而我国的幼儿园一直定性为公益性质。

为此,接到处罚告知书后,成才幼儿园向纤检所申辩陈述:幼儿园属非盈利性

公益组织,棉絮也属免费提供给幼儿用,所以不应被罚。记者以李东下属的身份在纤检所进行了暗访。

“罚款的问题是按照行政处罚的额度,有个自由裁量权。法律规定我有自由裁量权,如果你们态度好,我罚一到三万,可以罚你一万,也可以罚你三万,这个可以给你减免一点。”在暗访中,针对罚款的额度,纤检所孙映辉副所长如是说。

而对于成才幼儿园申诉所说的公益性质,孙副所长说:“按照国家的政策,幼儿园当然是公益性单位,但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,就市场化了,幼儿园肯定有经营。”在他办公室里,另一名纤检所的工作人员介绍,即使是益阳市政府下属的纯公办幼儿园,“也有几家被罚(款)了。”

“你就出八千块钱,什么都归我负责”

因为在纤检所孙副所长的办公室里始终无法掌握张芳所反映的“以缴纳检验费替代罚款”的情况,记者决定继续以李东下属的名义请纤检所工作人员吃饭,进一步深度调查。戏剧性的一幕在饭桌上出现。

“这个事情,其他事情我都不说了,案子我肯定帮你撤掉,包括你这个案子我有两个案子要去撤……不存在罚款,一分钱都没有……但是有关费用,你必须得出,我不可能贴本……检验费你要出掉……总共加起来,我也搞个吉利的数字,八千块钱行不行?”纤检所工作人员说。

“什么事情都不说,你就出八千块钱,

什么都归我负责!好不好?哦,八千一百块钱,还有销毁,那个你要出一百块钱。你能接受不?你不能接受,我也有点为难。”纤检所工作人员说。

“老兄,你不了解,我办幼儿园是公益事业,我没赚钱呢。”李东说。

“我知道你的意思,你得考虑我,考虑兄弟们!”纤检所工作人员如是说。

……
经过近一个小时反复的“讨价还价”,最后成才幼儿园和纤检所以缴纳5000元“产品质量检验收费”达成口头协议。故事的结局与张芳的朝晖幼儿园如出一辙。

“质监局那里出了问题,一切归我负责”

采访中,在朝晖幼儿园里,张芳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写有“金辉被服厂、腾龙被服厂、金丝被服厂、银龙被服厂”并且附有联系人、联系方式的纸条,据张芳称,该纸条即为纤检所相关负责人亲笔手写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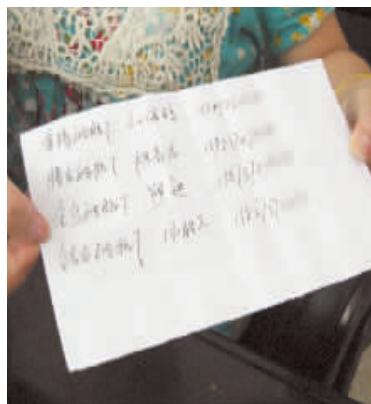
而在另一家受检的蓝天幼儿园,该园园长刘雪介绍,在受检完后检查的工作人员就掏了两张名片推荐给她,分别是“金丝被服厂、腾龙被服厂”负责人的名片。

记者随后按张芳出示的纸条,以某家被罚款的幼儿园园长的身份拨打了四家“被推荐”企业的电话。金丝被服厂熊董事长介绍,他们厂被服的价格是18元/斤。当记者问及如果还会被纤检所查怎么办时,他答复只要买了被子,他可以马上给一份五年有效的抽检单,“如质监局那里出了问题,一切归我负责,不会出任何问题。”熊董事长说。另两家除腾龙被服厂负责人关机一直没联系上外,都一致表示价格是18元/斤,质量方面也不会“出问题”。

记者随后在银龙被服厂看到,工人加工时,加工房里正散落着泛黄、破碎的旧棉被,偌大的厂房里,一个灭火器都没有。

当被问及为何被推荐的几家公司价格均为18元/斤时,工作人员一直笑而不语。

而记者以幼儿园园长的身份咨询长沙顺展被服用品有限公司,表示要订购幼儿园用被时,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价格仅需16元/斤,并可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现场检测质量。



幼儿园方面提供的四家“被推荐”被服厂负责人的联系方式。



益阳市纤检所办公楼。

当地棉被加工小作坊仍然火爆

质疑

尽管事情轮廓已经基本清晰,但令张芳、李东及相关被罚幼儿园仍耿耿于怀的是,他们在开办幼儿园的时候,购买棉被基本都是通过正规渠道。

“我们被骗了,是因我们没鉴别能力,也是受害者,为什么只查我们而不查流通渠道呢?即使查了我们,我们也积极整改了,为什么非得罚款不可?”有幼儿园园长指出,纤检所的这种执法行

动就有扯虎皮做大旗,“养鱼执法”之嫌。

记者在益阳市各市场调查发现,即使在各幼儿园草木皆兵的如今,在该市朝阳市场等地,回收旧棉被、加工新棉被的小作坊仍然生意火爆。

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,若有相关线索,请拨打热线:0731-84326110。

(为保护当事人,本文所涉幼儿园及园长名字,均为化名)

纤检所曾因以收代罚受党内警告处分

链接

据悉,在2010年11月,益阳市纪委监察局曾召开新闻发布会,通报反腐倡廉情况时,明确通报:益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纤维检验所在2009年度向企业收取委托检验费的过程中,通过打包收费的形式,总计向24家企业超

标准收取检验费20万余元。为了获得更多收费返还,在对企业进行处罚的过程中,将本应开具给企业的罚款票据代之以产品质量检验收费票据,以收代罚共计8万元。并予以纤维检验所相应工作人员以党内警告处分。

可怕的沉默

记者手记

一个以中纤局和湘质监名义的阳光工程,一个由益阳市政府备案、有检察院“检查准入通知书”批准的“阳光纤检进幼儿园”为什么会演变成了一个欺上瞒下的黑暗工程,演变成部分人趁机敛财的工程?

在记者调查过程中,没有人反对对幼儿园黑心棉的检查,但所有人都反对,以检查之名行敛财之实。突击检查——贴上封条——开口罚款——被罚者因害怕高额罚款纷纷找关系“私了”——收钱者和交钱者均保持沉默,于是一条“和谐”的链条应运而生。如果再往后推断,那可能就是:只愿整改却

不接受罚款的某些幼儿园,将被处以更重的处罚,从此关门大吉,然后执法行动总结,执法人员评优的评优,评先的评先,听话接受罚款的幼儿园继续做生意,世界一片太平。

或许有一点可以解释记者的困惑:当记者奔走在益阳烈日下的街头,手持着上百个幼儿园的联系电话,一个一个给幼儿园园长们打电话询问是否被罚款时,应者寥寥。其中几个确定被罚款了的幼儿园园长们,也都明确地告诉我两个字——没有。沉默,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惩罚,所以选择更可怕的沉默。